春秋義存錄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坡星輯　姪　紹宗超亭　錦雲彩紋　同校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有五年

周敬王十一年歲在元黓執徐 元年

春王

春王正月從周正也王字不應讀斷定公未即位王正月無事附書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之事公穀強爲讀斷而[illegible]說文義[illegible]之支不可從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大夫專執之始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

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左傳

子曰紛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爲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乎 韓詩外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夏叔孫成子 叔孫舍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左傳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八月乃葬

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左傳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

日既若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家語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左傳

義同成六年立武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義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而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冬盟于郯[illegible]修邾好也左傳

案邾子在喪而與何忌盟義見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左傳

案劉文公以楚立子朝合十七國之師伐楚與僖四年召陵之盟義可參觀荀寅以賄貨盟師義同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油程子云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程劉子與盟召陵故其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孔義既門公羊以爲我主之穀梁以爲爲諸侯主皆未可從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爲滅沈故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蔡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

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

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

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

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

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左傳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

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

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左傳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踦屨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游于少原之野見婦人斬蓍而亡簪哭之甚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悲者故耳夫江漢之君猶懷墮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懷故也 賈傳新書

案吳楚構兵已久重以蔡昭之請伍員之謀非入郢不能洩其憤也若公羊云妻楚王之母穀梁云撻平王之墓則其事近誣矣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林註於發聲也秉吳在楚而入其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左傳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

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家語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論語

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謂之曰微爲人臣權均于君富侔于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鹽鐵論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孫蠆之子斯許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周邑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左傳

義見五年季孫意如卒第二條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左傳

案二卿並使陽虎之專也義同前公侵鄭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註何忌不言何闕文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此齊衛合黨之始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案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義同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左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論語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案高氏閌云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義見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

得視諸侯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
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
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
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
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
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
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

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左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左傳

案胡傳主蜀人馮山之說以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特事出陽虎托於正以倡亂耳義見季孫意如卒第二條

盜竊寶玉大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

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左傳

孔子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illegible]

伐仲尼旣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之道也韓子論語筆解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左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家語

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史失其名後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穀作頰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

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左傳

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穀梁傳

案趙氏匡黃氏仲炎王氏樵嚴氏啓隆皆疑夾谷之會無齊人與叔孫事且經不書盟而傳云盟知爲左氏之誣是謂行法優施首足異門而出穀梁之辭尚可疑爲形容過實至萊夷兵劫犂彌詐謀猶夫女樂之饋耳歸田既有明文聖人殺衆動和之教畧見一斑豈得以盟言爲要求而槩斥爲誣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公羊傳

齊强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於鄭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予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陳傅良春秋後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州仇不敢子侯犯狄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訛圍之弗克故入秋而再圍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

宋[illegible]作宋公之弟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章

叔孫州仇如齊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叔還叔弓曾孫及鄭平魯亦背晉矣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義見後墮費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左傳

郈費之宰三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也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郈墮費 何休公羊註

[illegible]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訛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

義見前

隳成

附

孔子與聞魯國之政齊人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聽政

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游哉優哉聊以卒歲師已反季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史記

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陸賈新語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夏築蛇淵囿

案季氏本云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義同昭九年築郎囿

大蒐于比蒲

義同昭十一年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左傳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史記趙世家

案此條司馬遷以為孔子特筆寓譏亦因魯史舊文而其義則有闕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及字

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左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illegible]

郗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家語

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胡不休馬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illegible]而殺之入朝歌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左傳

案此三家分晉之始惜乎孔義失傳公羊云以地正國也穀梁云皆以其地反也皆鄙倍不可訓

薛弒其君比 林註比弒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左傳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

於人說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論語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作三月孫作子牂作豬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作辭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

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掔齊魯爲會止此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杜註即牽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左傳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左傳

家氏鉉翁曰傳謂垂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義同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王朝交魯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左傳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彖傳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大蒐比此

案汪氏克寬云其事在冬愚謂是年無冬史闕文也義同夏五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左傳

穀梁作正月 公羨于高蔑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義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郊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義見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不於路寢失其所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公作蘧蒢

邾子來奔喪 杜註諸侯奔喪非禮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會葬非禮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春秋胡傳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金閶門孫呂榮嶠巨山校

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焉

周敬王二十六年歲在彊圉協洽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以發號令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　白虎通

宋孫年即位周衰之變禮也魯十二公書即位者凡八皆未合於古制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許復見事皆由楚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

案胡傳云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餘義見僖三十一年第一條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左傳

義見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內外盟止此

義同昭十六年齊侯伐徐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左傳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

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家語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醜之去衛過曹 史記孔子世家

家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左傳

義見三年圍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illegible]文[illegible]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亂故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遷因止此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註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

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左傳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論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同上

夏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家語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

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左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

之亦矣夫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家語

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宗故於毋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諺云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臣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

兇於亂也 韓非子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左傳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

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案靈公卒于二年四月疑靈字或出字之訛遭季桓子之

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爲主人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

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

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

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家語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案許氏翰云句繹之盟踰年渝之魯之棄信亦甚矣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弒

案杜氏預以稱盜爲賤家氏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其說尤當胡傳專責蔡侯而於弒君者有恕辭於義疎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義同僖十九年宋人圍曹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城西郛杜註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穀梁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論語

案哀公之問因亳社災有懼心焉宰我失對故孔子微言以責之

秋八月甲午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亂故葬緩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左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

案趙鵬飛春秋經筌云知之非艱行之爲難景公聞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本以成田氏之亂其庸懦不足與有爲也余故引此條以補春秋之義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同上

案崔杼弒齊莊而立景公失賊不討虧弟道矣此一條特舉夷齊並論且有死之日三字其爲杼曰卒之義無疑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案公羊云喪以閏數也不及穀梁不正其閏之說於義爲近

六年

春城郲瑕 瑕公作葭城筆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師於城父 左傳

義見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魯卿會吳之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

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
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
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
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巳率常可矣左傳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公作舍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
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
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
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
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
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公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左傳

與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子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義可參觀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同三年帥師圍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史記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

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左傳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大戴禮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實已滅曹而孟子時有曹君之弟交者則滅之以爲附庸未可知也義同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

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
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
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
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
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
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左傳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民 韓非子

夏齊人取讙及闡 閔公 僖附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 公羊傳

[illegible][illegible]僖二十二年 及邾人戰于升陘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

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

以爲政 左傳

義同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

丘宋皇瑗圍鄭師毎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

羅歸 左傳

案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而後二國結怨久矣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左傳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脩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軾也 說苑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杜註以疾赴故不書弑義同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左傳

案此與楚救陳同蓋志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自言之矣胡氏謂吳以號舉爲深著楚罪朱子所云以義理爲穿鑿者也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論語

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

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家語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左傳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坊記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

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

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左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論語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左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國語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左傳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坊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論語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左傳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

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越絕書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公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

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左傳

義見後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冬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左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

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

再失閏也 家語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夏許男成卒 成公傳戌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魯會諸侯止此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左傳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穀梁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

太宰嚭曰會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謟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家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

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左傳

義見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又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胡傳以爲吳亡之兆其占是也義見三年夏四月地震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彄

義見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左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

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孔叢子

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感精符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春秋演孔圖

案緯書所云經成九月固不足信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謂春秋文成致

麟嘉瑞應焉二說均屬可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此眞通儒卓識可以一洗紛紛穿鑿之論矣至於西狩獲麟本屬魯史舊文謂聖人絕筆於是沿訛襲陋總由不知孔氏春秋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也故於篇終附論及之

附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論語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左傳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
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
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
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
往武伯乃止 孔叢子

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

孔子卒受魯君所賜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爲之却流白虎通

案獲麟後二年孔子乃卒公穀記其生左氏記其卒不容闕也謹附諸書所載孔子之言有合春秋之義者亦附錄於卷末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終